

主辦：



支持及撥款：



學生作家培育計劃 (2025/26 學年)

文化時光機—走訪考察

文學散步：土瓜灣風景

導師：黃怡

是日景點：

1. 土瓜灣地鐵站 (西西筆跡)
2. 蘋果屋圖書館、土瓜灣街市
3. 協恩中學
4. 新亞研究所
5. 美利大廈
6. 土瓜灣遊樂場
7. 牛棚藝術村

是日任務：

在今天的文學散步裡，試收集至少五項證據，證明土瓜灣有以下的角色在生活：

- (1) 第一組：老人家
- (2) 第二組：非華裔人士
- (3) 第三組：學生
- (4) 第四組：動物

主辦：

支持及撥款：



To Kwa Wan Station



車站藝術 Art in Station

「每件物件伴隨個人和家庭的成長，都有它物質的歲月痕迹，書寫個別的記憶，整體是一個時代的社區視覺文化。」—梁美萍

"Every object accompanies the growth of a person and a family. They are material traces of time. Individual memories come together as the communal visual culture of an era." - Leung Mee-ping



《家》

展示於土瓜灣站大堂玻璃板上的藝術品《家》，由社區共同參與創作。

在本地藝術家梁美萍女士創造的概念框架內，讓土瓜灣街坊分享「家」中物件。透過作品，港鐵站成為時光錦囊，在環境變遷中把街坊的「家」保存。

“Home”

Printed on glass panels at the To Kwa Wan Station concourse, “Home” is an art piece creat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local community.

The local artist Ms Leung Mee-ping created a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let To Kwa Wan residents include their personal items representing “Home”. The art piece allows the station to serve the community as a time capsule, conserving the “home” in the hearts of the community during ever-changing times.

【此二照片出處：黃怡拍攝】

藝術品：
家

藝術家：
梁美萍 (香港)

地點：
土瓜灣站

理念：
屯馬綫的落成，為社區帶來巨大變化。新建築取代舊樓房，新住戶搬進，老鄰居遷走。城市更生的變遷，對以此為家的人來說，意味著甚麼？

「家」不單是一組視覺藝術作品，更是一項帶動社區參與的創作。合共 102 位土瓜灣的居民，慷慨地分享了他們與「家」有關的物件，並寫下背後的故事，看似平凡，卻盡是生活記憶與深厚情感。

在土瓜灣的變遷中，「家」把個人、家和社區的視覺意象，書寫在概念框架裡，創造出它們之間的記憶關聯。如同一個時間囊，在形如唐樓圖則的相框之中，把街坊的「家」保存。藝術家說：「每件物件伴隨個人和家庭的成長，都有它物質的歲月痕迹，書寫個別的記憶，整體而言就是一個時代的社區視覺文化。」

藝術家：梁美萍

畢業於法國國家高等美術學院，並於美國加州藝術學院取得藝術碩士及於香港中文大學獲哲學博士（文化研究）。現為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教授和視覺研究中心總策劃人。創作涵蓋裝置藝術、多媒體藝術、公共藝術及社區藝術等。她以研究為基礎，在創作中融合各種藝術形式與社會空間，以基於社會議題的創意，拓展行動的可能性。

（資料來源：港鐵網頁 https://www.mtr.com.hk/ch/customer/community/art_tkw_home.html）

觀察活動：

在〈家〉藝術品裡，尋找與以下人士或話題相關的文字和圖片，從中選出你最喜歡的一組，寫下你的感想

- (1) 第一組：老人家
- (2) 第二組：關於職業的故事
- (3) 第三組：小孩
- (4) 第四組：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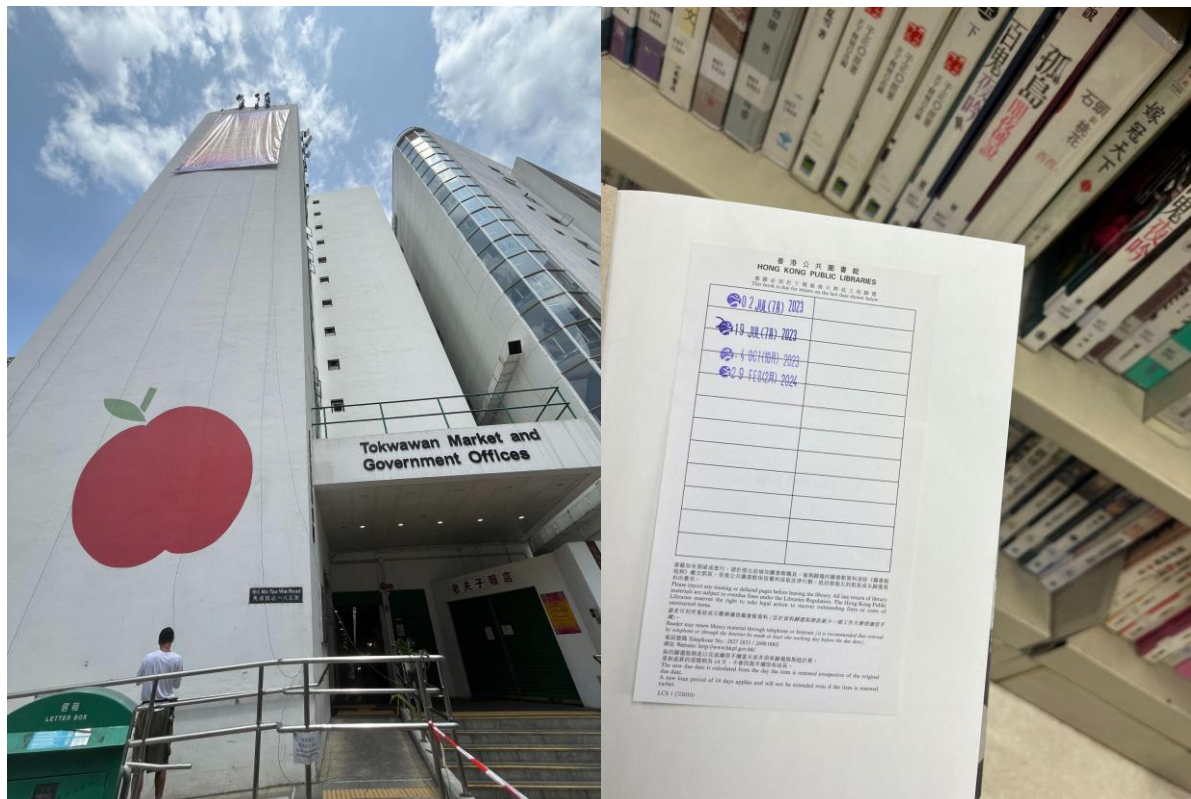
我選擇的物件是：

伴隨的文字如下：

我為什麼覺得這些文字與老人家/小孩/女性/街坊的職業有關：

我對這件物件和相關文字的感想是：

土瓜灣街市



【此二照片出處：黃怡拍攝】

西西〈土瓜灣敘事〉「十一：救書」（節錄）

收錄於《石頭與桃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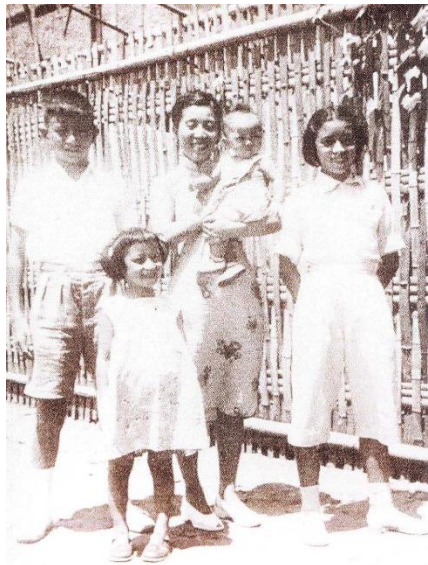
陳二文是常常到圖書館來的，每個月總有三至四次，不論風雨，每次借八本書，一本不多也一本不少，而且準時歸還。土瓜灣這區不錯，有一個圖書館，在建築物頂樓畫了個蘋果的政府大樓，樓下是街市，賣瓜的賣瓜，賣花的賣花，也賣牛肉豬肉和活雞。吃錯了、讀壞了，可以上二樓，上面有診所。高層有康樂署，可以去訂室內運動場打羽毛球、籃球、排球，也可以訂戶外的足球場。很奇怪，肥土鎮的地區圖書館常常會設在街市樓上，大概是為了照顧街坊兩方面的食糧吧。離蘋果屋不太遠的另一圖書館也是在街市旁邊，那裡是紅磡街市，真令人相信這是刻意安排的。以往陳二文在樓上圖書館看過書，就會到樓下的大排檔喝一杯絲襪奶茶。不過紅磡那邊的圖書館比較受一般讀者歡迎，因為大廈有洗手間，土瓜灣蘋果屋整幢建築物居然沒有洗手間，倘需如廁，唯有擠到樓下的街廁，總是濕漉漉的，必須步步為營，本來是方便的地方，變得很不方便。

花阿眉也常常到蘋果屋圖書館，她喜歡這圖書館，原因只有一個，許多年前他有一位愛看書的莫氏朋友，也住在土瓜灣，莫氏夫妻兩口子住一個小單位，房間內只容納一張床，一張小桌，兩把椅子，和一座鋼琴。這兩位花阿眉的朋友常常上圖書館，彷彿圖書館是他家的客廳和書房，而且冬暖夏涼，有空調享受。那些日子，朋友趕上拉丁美洲文學的爆炸，圖書館的文學書大多數以英美居多，旁及少數法德作品。花阿眉這朋友於是向館方提供一個書單，要求購置稀罕的新書。花阿眉對朋友說，別傻了吧，誰會替你購書呀，還是自己去訂吧。噯，可不要少看圖書館的館長或職員，不久之後，館內就出現了莫氏書單上英譯的《百年孤寂》、《酒巴長談》了，還在陳列新書的架上展覽一番。一個小小的地區圖書館，居然有好幾本拉美的新小說，豈是普通的品味。當時拉丁美洲的小說，是還沒有被哥倫布發現的新大陸；可它們竟然出現在土瓜灣。你看，教人如何不愛蘋果屋圖書館呢？

1997 年後在維園對面落成的那一座偌大的圖書館，奇怪花阿眉一直敬而遠之，為什麼會這樣呢？不喜歡它的樣子？她自己也不能解釋。不過她最近終於好歹找到個理由，是這樣的，她在洋書店看到湯馬士·品欽的新書 Bleeding Edge，四百多頁的精裝本，急不及待買了，因為近年到洋書店買洋書的人少了，書店也就甚少售賣文學書。呵，洋書店根本就少了。誰知當天她路過在維園對面那一座偌大的圖書館，上去瞄瞄，新書專櫃上，Bleeding Edge 赫然出現，花阿眉的心裡立即在淌血，幾乎暈倒，那書的精裝本，一點也不便宜。心理是一種奇怪、無從觸摸的東西，花阿眉終於找到對那圖書館既愛且恨，不敢走近的原因。

那麼，另一個到圖書館去的陳二文，又會選擇什麼樣的書？又有沒有再向館方提供書單呢？沒有。不過他做的是另外一件事。每次，他到圖書館來，會帶一個背囊，或者大布袋。他會在圖書架的林木中取出各種不同的書：他認為好看的書，值得看的書，有趣味的書，與別不同的書，寫得好的書，放在書架上令人肅然起敬的書，他細心地翻開第一頁貼著借書、還書日期表的紙頁看，啊，最近有人借過，那很好，不錯不錯，像探訪老朋友那樣，心有靈犀，不必說話，就把書安放回本來的地方。如果另一本打開了，呀，半年也沒人借過，甚至一年、兩年、三年，糟透了，這麼好的書，要是常年，大概七年吧，要是沒人借的話，是會給殺掉的，也即是，會被註銷、被失蹤、被人間蒸發，最後，被遺忘。所以，陳二文到圖書館來，不是來借書看，而是來救書，救書的方法，是把它們借出去，換換外間新鮮的空氣，過兩三天再送回來。公立圖書館有那麼多，陳二文不可能逐一到各處去救書，他只能選定自己的範圍，收窄戰場，能救多少就救多少吧。

協恩中學



西西（右一）以及媽媽、兄弟、妹妹，攝於西西一家來港以前



1950年，穿協恩校服的西西

【此二照片出處：「西西之城」網頁】

西西《候鳥》第四章第二節（節錄）

到南方來的時候，是秋末，那時候法國梧桐的葉子開始從樹上飄下來了。南方並沒有法國梧桐，南方是溫暖的，在南方，冬天已經來了，但我仍穿一件羊毛外套，聖誕節的那段日子，我也沒有穿棉衣。然後，聖誕節過去了，新年也過去了。爸爸說該為素素找一間學校了。爸爸問了一些朋友，媽媽又問了一些鄰居，大家都說，如今是冬天，學校都不招生，要等暑假才考入學試，想讀書，只好一間一間自己去問問看。姑姑的兒子，真奇怪，在一間女子中學的小學部讀書，女子中學的小學其實也是女孩子的小學，但不知怎麼，收了幾個男孩子，這些男孩子，讀完小學，就不能升女中了。姑姑的兒子老是喊：讓我轉一間學校吧，讓我轉一間學校吧。於是姑姑去給他找一間男孩子的學校。一時間，表弟並沒有找到學校。但姑姑告訴爸爸，表弟讀的學校招下半年的新生，名額很少，沒有登報招生，只在學校貼了紙，學校不遠，在我家附近，快去看看吧。

誰帶我去找學校呢？爸爸每天要上班，媽媽說，爸爸沒有空，讓媽媽帶你去吧，素素。但我想了一想，我覺得如我如今已經長大了，為什麼還要媽媽帶，我還是自己去吧。媽媽說，也好，你就自己去找找。於是爸爸告訴我一些街道的方向，媽媽給我相片和報名費，

我就出發去找學校了。表弟讀的學校是一間怎樣的學校呢？姑姑沒有說，是沒有操場，沒有鞦韆架，沒有校園的高樓大廈嗎？我看過那種學校的，兩三幢樓房連在一起，每層樓有



一個大招牌，上面寫著什麼學校，暨什麼什麼夜校等等，我看見學生都在天台上面體育課，天台上有鐵絲網，學校大概也沒有禮堂，更不要說什麼醫務室、圖書館了。我以前讀的學校多大呀，看書有圖書室，看沙眼有醫務室，那時候，我跌破了頭，流了一毛線衣的血，校醫就在醫務室裏做手術，替我的頭一縫縫了七針，媽媽到學校來接我回家，看見我坐在課室裏，滿頭包著白紗布，像個印度人。那麼，如今這些學校的學生跌破了頭怎麼辦呢？

我也不知道學生下課小息時到什麼地方去遊戲，又沒有校園，又沒有操場，這些學校真奇怪，簡直像監牢一樣。唉，我的學校也會這樣嗎？我在街上一面走一面找，記著爸爸指出的方向，走了好幾條街道，又問了一些過路人，才找到一條荒僻的小泥路，路邊種了田，田邊還有木屋，木屋旁邊還有一條圓水管，我爬上水管，一直往上走，走到斜坡上，果然找到了一間學校。我一看見這學校就喜歡了，因為學校有一座大鐵門，裏面是一個花園，種滿了花，從一道斜坡上去，更是寬闊的空地，空地中間，是一座三層高的工字型房子，房子的旁邊是一個大操場。我看見大門敞開了，就走了進去。

大門牆壁裏的一個窗孔是詢問處，裏面有一些工作的人。我說，我想報名考試入學，她們給我一張報名紙。叫我寫上自己的姓名、年歲和地址，並且交報名費。然後他們給我一張收條，上面有考試的日期。我謝謝那裏的人，就走出來了。我在校園裏走了一陣，我多麼希望我能進入這間學校呀，因為這間學校不像鴿籠子，是很好看的一間學校，高高地獨自站在一座小山上面，四週很靜，離我家也不遠，如果上學，走二十分鐘就到了。鄰居說，這裏的學校很難找，想進好的學校，太難了。我不知道我遇上的學校好不好，但一切卻順利，我覺得很快樂。

我一面走路回家，一面覺得很興奮，找學校是一件大事情呢，以前，無論做什麼事情，總是由爸爸和媽媽帶我去的，到公園去、上百貨公司去、喝茶去，我都跟著爸爸媽媽。我自己去的地方，只有每天上學，或者放假的時候到大華商場去買圖畫書和文具。可是現在，我自己去找學校，而且把學校找到了，報了名。能夠報了名，我覺得很快樂，我是應該學習自己做更多的事，看看媽媽吧，她以前可不是一位纖弱的太太麼，老是穿上高跟鞋呀、帶上耳環、戒指呀，做頭髮的人到家裏來替她做頭髮，然後穿上漂亮的旗袍，等叔母來和她一起去看戲，但後來，媽媽就變了一個能幹的媽媽了，她一個人，居然把房子順利賣掉，把一屋子的東西整理好，該帶的帶，該留的留，該捨棄的捨棄，然後把我們一家人老遠地帶到南方來。在半路上，她還能夠一個人抬了一個樟木箱子逃火災。到了南方，媽媽也不再穿高跟鞋子，每天穿了一雙平底鞋到處去找房子，爸爸每天上班，房子是媽媽找到的，一切都由她決定，我覺得，媽媽是越來越能幹了。而我呢，我也要像媽媽，可以自己做事，就自己努力去做，而且，我想我不也是長大了嗎。

主辦：



支持及撥款：



新亞研究所

西西〈土瓜灣〉

收錄於《西西詩集》

下課時恰巧碰上一位乘搭飛機專程來港
到書院來聽牟宗三先生講課的作家
一同步出校園後在土瓜灣天光道上
替他截取的士趕時間赴機場回台北
他匆匆對土瓜灣掃一眼說道：
你怎麼能夠住在這樣的地方
而且住了這麼久？我的確
在土瓜灣一住住了將近四十年
書院對面的中學是我的母校
書院旁邊的小學是我教書的地方
以前這裡是種瓜種菜的農田
遠些是港灣；同樣的問題

大概不會問這裡的印裔，以及越來越多的
新移民，我也曾是新移民
我們恰恰經過一條橫街叫靠背壟道
抬起頭來我可以看見附近一幢沒有電梯的舊樓
四樓上有一個窗口打開了一線縫隙
那是牟老師狹窄幽暗的小書房
他老人家長年伏案眯起眼睛書寫
長年思索安頓生命的問題
無論住在哪裡總是飄泊
但牟老師畢竟在土瓜灣住了許多許多年
土瓜灣就有了值得居住的理由

馬頭圍道

趙曉彤〈土瓜灣韭菜餅之旅〉

從預備路線到文學散步的這段日子，每次來到土瓜灣，我都心心念念着韭菜餅。兩年前，土瓜灣朋友把韭菜餅帶到西貢朋友家裏，我從此知道了土瓜灣有這款名物。

忽然因為預備文學散步而經常來到土瓜灣，我其實是在第二場散步開始前，才想起了韭菜餅。問朋友要了韭菜餅小食店的地址，散步時第一次經過馬頭圍道，學生都在用心觀察街道和填寫工作紙，而我是專心尋找小食店，上午十時四十一分，我看見了落閘的小食店，拍照傳給朋友，朋友說，它十二時開鋪。

文學散步在一時結束，我要趕往沙田指導另一場寫作活動，只能在坐車之前路經小食店，我滿心歡喜地再次來到馬頭圍道，想着今天來不及到餐廳裏吃午飯，韭菜餅正好是我的完美午飯。我在下午一時十五分到達小食店，只看見店鋪的鐵閘拉高了半米，我看見店裏有人來來回回地忙碌走動，但我等不到它開門賣餅了。

因為買不到韭菜餅而十分想吃韭菜餅，一星期後，我來到土瓜灣一間學校教寫作班，下課後，我在十二時廿三分來到小食店，再次看見它只把鐵閘拉高半米，而我又要趕往另一地點。我把小食店照片連同流淚表情符號傳給土瓜灣朋友，「次次都咁。」朋友傳來笑到見牙唔見眼的表情符號，附上小食店電話，「可以打畀佢投訴。」

真可惡。更可惡是我一星期後再來，這次是帶下午的土瓜灣觀鳥活動，活動後，小食店終於是在營業了，我進店一看，韭菜餅售罄了。

為了不要再傷害自己，我在半個月後又到土瓜灣做文學活動，活動後先和朋友到茶餐廳吃手撕雞咖哩烏冬，吃飽以後才可有有無地順道經過小食店，而這次竟然終於買到韭菜餅了！拿着二十元三個新鮮煎好的韭菜餅，我珍而重之地吃了一個，我不知道韭菜餅的真實味道到底有沒有那麼好吃，那刻，我感到十分幸福。

朋友邀約相識不久的異性到土瓜灣散步，問我如何增加散步的浪漫元素。

我認為，土瓜灣最浪漫就是韭菜餅了，一人吃一個以後，剩下那個可以測試人品。

2023年3月12日

鄧小宇〈馬頭圍道——我童年世界的全部〉（節錄）

收錄於《我香港，我街道》（木馬文化，2020年）

一條馬頭圍道，單是我居住那一段，衣食住行，想得出的物品差不多都有售，連錶行都有幾間，裝上「雷達錶」、「依波路錶」、「得其利是錶」的大型霓虹光管廣告牌，無需去到旺角彌敦道，我們馬頭圍道晚上整條街也是燈火通明挺熱鬧的。其他日常生活所需亦不假外求，在我家對面，榮光街口有一間金門麵包店，今天仍可買到的雞尾、菠蘿、椰絲奶油包、紙包蛋糕、方包等等小時候已有供應，店內還有一部電動切麵包機，現時的方包都是預先切成一片片包裝好，小時候則是即買即切，類似這種切麵包機現時在些凍肉店仍見到，作切肉用，記憶中金門麵包一度在全港各區都開分店，不正是連鎖店概念的先驅？但不知為什麼慢慢被時代淘汰了。

其他類型小店像藥房，士多（又稱辦館），乾濕雜貨鋪等附近也有開了不少，那時家中裝有電話屬奢侈品，一般人都是問商店例如藥房、士多借用，電話多數都貼上「借用電話，請勿超過三分鐘」的招紙，我記得小時候經常落去樓下那間紅磡大藥房借電話，奇怪是我的同學絕大部分家中都沒有電話，我是打給誰呢？

士多賣的汽水，雜貨鋪的米和食油等都包送貨服務，而且可以除數月結，也是一種街坊鄰里的人情味。士多還有很多小玩意、小童恩物出售，例如「公仔紙」，它是一張面積比火柴盒稍為大些的卡紙，上面印上歷史、神話或漫畫人物，在物質貧乏的年代，這些公仔紙大多數小孩子都當質物般珍而重之一疊一疊收藏。

除了賣中西藥的藥房，我家樓下還有一間山草藥小店，賣新鮮採摘草藥，有一段時期，全港學童忽然間興起養蠶蟲，通常都是放在紙製的鞋盒內養，牠們吃的飼料桑葉就是在這類山草藥店買的。

理髮店也有多間選擇，比現時的 7-11、Circle K 不遑多讓，有上海和廣東之分，寫明上海理髮，裡面的師傅大都操外省話，收費也不知是什麼原因例必較廣東理髮店貴，我習慣光顧樓下一間上海華樂理髮廳。提起華樂，就自然聯想到從家徒步只需五分鐘就去到的華樂戲院，後來才知道是丘世文太太周雅麗家族經營的，主要放粵語片，但公餘場（下午五點半開映那場）專門是放舊西片，而且天天不同，票價也特廉，平日上學沒機會看，一到假期就預早去排隊買票看這些公餘場，幫助我從小養成習慣，把電影當做精神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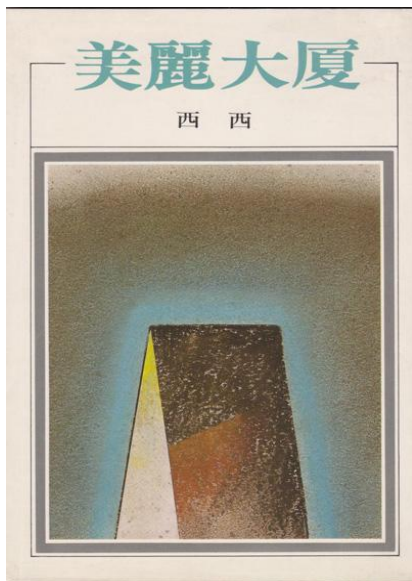
平時精神食，除了電影，主要是各類的「課外讀物」，榮光街行入去，在一間冰室後就有一間租武俠小說、流行小說及連環圖的街檔，很多小朋友都坐在檔口的小木櫈追看連環圖，我過了連環圖階段後，金庸、梁羽生的武俠小說，及後來依達的愛情小說全是從那處租來看的。

筆記：

趙曉彤〈土瓜灣韭菜餅之旅〉、鄧小宇〈馬頭圍道——我童年世界的全部〉（節錄）兩篇散文，分別列出兩位作者對土瓜灣的生活記憶、印象深刻的商店和食物等。

到目前為止，土瓜灣讓你印象深刻的景點/建築/風景/物件/動物有哪些？

美利大廈



西西〈美麗大廈〉

收錄於《西西詩集》

你寫信來
仍把我的地址寫錯了
我住的地方
叫美利大廈
你寫的卻是
美麗大廈

但我是歡喜的
所以不更正
而且

你是詩人
美麗
是你的宇宙

美麗的大廈
啊啊
讓我從此就浪漫起來吧
在西曬的窗下
擠迫的空間
從容地生活
常常微笑
並且幻想
美麗
正在我家樑上做巢

【此二照片出處：黃怡拍攝】

西西《美麗大廈》後記（節錄）

我居住的地方，有一陣一位台灣的詩人朋友來信，總把大廈的名字寫錯，寫成了「美麗大廈」。信卻又一直都能夠收到（感謝香港的郵差），不是所有的錯誤都是美麗的，我也就不再改正。這大廈住了各種各樣的平民，說著各種不盡相同的語言：主要是廣州話、上海話、國語。大家可都平和、踏實地活下來了，雖然老學不好對方的話語，卻無礙溝通。過去的香港人總把「外省人」一概看成是上海人，近年跟台灣、大陸來往多了，才弄清楚他們的分別。認識別人同時也就更清楚了自己。我在上海出生，幼年在上海的時候，很渴望聽到廣州話；離開了上海，聽到上海話反而另有一種親切的異鄉情韻。朋友說這是一個多聲道的作品，不知這是否原因之一？

土瓜灣遊樂場

西西〈雲手〉

收錄於《西西詩集》

每天清晨，我到公園來
 做一點運動，練習太極拳
 天色若明若暗，陽光
 還不曾從屠房的牛棚
 升起，煞白的路燈
 照亮冷冷的垃圾站，滑梯
 頂端，斜臥著

通宵不回家的少年
 運動場上坦蕩無人，偶然
 瞥見花叢間有人跑步，這幾天
 仍感氣喘，不適宜一口氣耍
 整套拳了，只練雲手吧
 用腹膜呼吸，深深地
 吐納草木的芬芳，更換
 隔夜的廢氣，伸伸手
 踢踢腳，提起左手，沿著雙眉
 移行，反掌朝外，慢慢下垂
 橫渡腰脇，緩緩回升
 右手也是這樣：化為遊鱔，化為

凝定的蜻蜓。一個足球炮彈
 從耳邊轟隆略過，撞擊
 鐵絲網，又彈回來

飛越我的頭頂，站在邊緣
 地帶，怎麼竟成為靶心？
 爭佔場地踢球，何不直說
 我自幼酷愛足球運動，你們
 既然缺少裁判員，我有

家傳的哨子。不外是一幅水泥地
 和一個龍門，何苦傷了和氣
 唉，暴烈的少年，整個地球
 遲早屬於你們，抱歉把這
 已經不太明麗的世界託付
 你們。籬笆那邊杜鵑盛開
 青春的草葉間匿藏
 成群長腳蚊子
 通向草波的小徑站著
 一頭紅眼黑犬，公園門口
 有字：不得攜犬入內，你不
 識字，也沒有人攜帶，就原諒
 你了。我且到公園旁邊去
 宇宙何等遼闊，哪裏
 沒有我伸舒的空間？我去
 繼續練習雲手，這些年來
 雲手引導我更心平氣和，教我
 對一切可以寬容的寬容

一九九七



【照片出處：黃怡拍攝】

牛棚藝術村



【照片出處：黃怡拍攝】

位於土瓜灣馬頭角道的前馬頭角牲畜檢疫站（通常稱為「牛棚」），是香港碩果僅存的戰前屠宰場。檢疫站建於 1908 年，一直用作屠房及牲畜檢疫中心，至 1999 年年中上水屠房啟用後關閉。前馬頭角牲畜檢疫站於 2009 年評為二級歷史建築。

牛棚前方用地於 2001 年翻新及改建為牛棚藝術村，以重置北角油街藝術村的本地藝術家。而後方用地則活化及發展成為牛棚藝術公園，於 2019 年啟用。

牛棚藝術村設有短期租用單位及露天空地供獨立藝術家或藝術團體租用，藝術村不時舉行各種藝術活動，例如展覽及工作坊等。藝術村不僅有濃厚的藝術氣息，其瓦頂紅磚的建築風格，以及昔日給牛隻喝水的水泥槽、繫綁牛隻的鐵環等，亦吸引不少遊人到訪拍照。

牛棚藝術公園以文化和藝術為設計主題，除了原址保留昔日牲口餵飼槽、飲水池等元素外，亦加入新穎設計，例如以金屬片切割的方式在鐵欄上呈現牛、豬等牲畜的剪影，以及避雨亭參考了牛房雙層瓦頂的特色概念並呈現樹影婆娑的效果等。遊人在公園可窺見從前為市民提供衛生和安全鮮肉的牲畜檢疫站的風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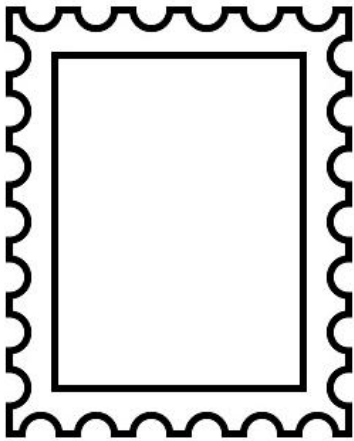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香港自遊樂在 18 區網頁

https://www.gohk.gov.hk/tc/spots/spot_detail.php?spot=Cattle+Depot+Artist+Village+and+Art+Park

寫作活動：

(一) 今天使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些景物？

(二) 如果土瓜灣有自己的郵票，讓你選一個景點/一座建築/一種風景/一件物件/一隻動物作為土瓜灣的代表印在上面，你會選什麼？試畫出這張郵票，並簡單說明你選的代表。



(三) 試想像自己是來土瓜灣的遊客，寫一張從土瓜灣寄出的明信片，用文字及圖畫記下你今天在土瓜灣所見景物。

參考書目：

- 西西《石頭與桃花》（台灣：洪範書店，2023）
- 西西《候鳥》（台灣：洪範書店，1991）
- 西西《西西詩集》（台灣：洪範書店，2000）
- 西西《美麗大廈》（台灣：洪範書店，1990）
- 《我香港，我街道》（台灣：木馬文化，2020年）

主辦：



支持及撥款：



寫作題目：代入老人家、學生或動物的視覺，描寫當下土瓜灣的景色，以及主角在土瓜灣的生活。（字數：600字或以下）

完成練習後，如希望得到導師的評語，請把練習以電郵傳送至 chinesewriting@hkccda.org *每份作品檔命名格式為：（學校名稱_學生姓名_就讀年級）

Blank writing area with horizontal lines.

